

## 转喻翻译与翻译转喻

关家玲, 韩 梅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转喻翻译”意指对原文的“转喻”进行的翻译,重在关注修辞对应关系,是语言和微观层面的翻译;“翻译转喻”是指忽略原文中是否存在转喻语言,其重点在于利用转喻的认知理论指导翻译,有效构建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认知对应关系,是概念和宏观层面的翻译。不论是转喻翻译还是翻译转喻,译者都应灵活采用多种有效的翻译方法,或再现源语转喻,或转换为目的语的转喻,或舍弃源语转喻,或创造性进行翻译,实现源语和目的语的最佳对应。

**关键词:**转喻翻译;修辞对应;翻译转喻;认知对应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6)05-0079-07

当代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是语言上的修辞格,更是一种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首次对转喻的认知本质进行了探索,他们指出,转喻主要具有指代功能,同时还具有加强理解的作用<sup>[1]36</sup>。此后的学者们逐步对转喻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转喻的认知定义(Croft<sup>[2]</sup>、Langacker<sup>[3]</sup>、Radden 和 Kovecses<sup>[4]</sup>)、转喻的认知分类(Panther 和 Thornburg<sup>[5]</sup>、Radden 和 Kovecses<sup>[4]</sup>)、转喻的意义推导(Ruiz de Mendoza<sup>[6]</sup>、Ruiz de Mendoza 和 Hernandez<sup>[7]</sup>)、间接言语行为转喻(Panther 和 Thornburg<sup>[5]</sup>、Stefanowitsch<sup>[8]</sup>)等。

目前国内外对转喻的研究范围逐步拓宽,从词汇、语法到语用、语篇及翻译等多个方面,显示出转喻在语言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就转喻和翻译而言,学者们主要针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康旭平、韩启毅等重点研究了转喻作为语言修辞层面的翻译<sup>[9-10]</sup>;肖坤学、邓国栋、谭业升、卢卫中、邓宇和代礼胜、吴淑琼等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转喻翻译的原则、方法和策略进行了认知方面的探讨<sup>[11-18]</sup>;胡丹和曹佩升、李小川、唐祥金等基于文化图示和文化语境研究了文化翻译中转喻运用的合理性<sup>[19-21]</sup>。

总体看来,以上成果反映了学者对转喻研究

的拓展和深入。但就转喻和翻译的关联性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其中存在概念较模糊、阐释欠系统等问题。本文将基于转喻的认知本质,尝试理清转喻翻译和翻译转喻的概念内涵,系统阐述转喻和翻译的内在关联性,全面分析转喻翻译和翻译转喻所对应的灵活有效的翻译方法。

### 一、转喻翻译与翻译转喻的概念内涵

基于传统的研究范畴,转喻被看作是一种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是修辞学、文学和文体学研究的对象。学者们在探讨转喻和翻译的关系时,最初关注的重点也集中于确认某种转喻表达并进而选择和实施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在该种翻译过程中,人们把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形式进行某种特殊的翻译处理,其目的是努力保持原文转喻、实现对等性的转喻关系的再现。就转喻和翻译的关系而言,这种认识无法体现转喻在语言使用和人类认知方面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无法反映转喻在翻译中的认知推理方式,也无法全面体现转喻之于翻译的独特研究价值。当代的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转喻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不仅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有着丰富的表现,还大量存在于人们的

收稿日期: 2015-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YY007)

作者简介: 关家玲,副教授,从事应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韩梅,硕士研究生,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生活和思维中。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采用转喻的认知思维机制和推理模式,在关注喻体转换的同时,应努力构建语言和思维的互动,为源概念到目标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通道。探讨转喻和翻译的关系应包含两个层面,即转喻作为修辞手段的翻译和转喻作为认知方式的翻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方能体现转喻和翻译的紧密关系。同时,二者体现的不同的翻译重点也需从各自的概念内涵上加以区分。

以往学者在探讨转喻和翻译问题时更多地使用了“转喻翻译”的概念,其中包含两方面的研究内容:针对源语中存在的转喻表达,探讨相应的翻译方法;源语中无转喻表达,翻译中利用转喻的认知机制进行创造性的翻译。笔者认为,前者属于语言和修辞层面的翻译,而后者则属于认知和概念层面的翻译,如果笼统地称作“转喻翻译”,其概念表达欠清晰。卢卫中、王帅、秦洪武在“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转喻机制”中首次区分了“转喻翻译”(translation of metonymy)和“翻译转喻”(translating metonymy)的概念。他们提出,在转喻翻译研究中,转喻是翻译的目标和对象;而在翻译转喻研究中,转喻是翻译的认知机制和手段<sup>[22]</sup>。

相比前面笼统的“转喻翻译”,这种概念的区分使转喻和翻译的关联性得到了很好的澄清,突显了其中的转喻概念从修辞到认知、从微观到宏观的层次性,也更利于人们把握转喻和翻译的关系。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将进一步区分“转喻翻译”和“翻译转喻”的概念:“转喻翻译”意指对原文的“转喻”进行的翻译,即源语语言中存在转喻表达,翻译过程会关注对这种转喻表达正确的处理方法,构建原文与译文之间相互转指的修辞对应关系,可译为 Translation of Linguistic Metonymy。与“转喻翻译”不同的是,“翻译转喻”忽略原文中是否存在转喻语言,其重点在于利用转喻的认知理论指导翻译,有效构建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认知对应关系,创造性地实现准确流畅的翻译,可译为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翻译是意义的转换过程,即用一种语言符号(译入语)代替另一种语言符号(源语)。从本质上讲,翻译是具有转喻性的认知活动。译入语替代源语,形成语言形式和语义上的相互转指和对应,

最直接地体现了一种转喻关系,同时,对某种翻译方法的选择和取舍也体现了概念层面的互动和转换过程。就转喻和翻译而言,如果两种语言符号之间存在一致或相似的转喻映射机制,无须迁移或稍作改变即可实现对等性的转喻关系,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翻译状态,但这种转喻关系更多地再现了转喻的修辞和语言功能而非认知功能,当属于“转喻翻译”。“翻译转喻”更加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基于转喻的认知机制,如何积极地进行认知探索,体现译文选择的动因及背后的认知规律,从而实现准确而有效的翻译。

下文将通过实例对转喻翻译和翻译转喻所包含的各种情况及可行性的翻译方法分别进行探讨和阐述。

## 二、转喻翻译

前文已述,转喻翻译是对原文中的转喻表达进行的翻译。本部分的内容包括:原文有转喻,译文再现源语中的转喻;原文有转喻,译文转换为目的语的转喻方式;原文有转喻,译文舍弃转喻表达方式。

### (一) 原文有转喻,译文再现源语中的转喻

转喻的修辞功能是学者们研究转喻的最初视角。他们认为转喻可以用来修饰点缀语言,突显事物的本质特征,引发读者的联想、思考和感悟。如果源语中使用了鲜活形象的转喻表达,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应尽量保留和再现转喻的这种修辞功能,实现原文和译文中的修辞效果和语用内涵的融合和对等,使读者能够体会和欣赏原文转喻的风采。翻译方法可采用直译、增译、直译加注释等。例如: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这是前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经典并广为传诵的一句话,它成为人们心目中丘吉尔永恒的标志,具有丰富的语境含义。句中的四个词语 blood(鲜血)、toil(苦工)、tears(泪水)和 sweat(汗水)属于“具体代抽象”的转喻表达,“鲜血、苦工、泪水和汗水”四个具体的概念形象地转指为丘吉尔带领人民奋勇抵抗法西斯的斗志和勇气。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语境效果,再现原文铿锵有力、撼动人心的语言特色,此处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文如下:

我没有什么可奉献的,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再如:

husband: "Well—it's my duty to help them out of it."

wife: "It's your duty to invite all the rats in the world to gnaw at your bones."

该句出自 D·H·劳伦斯的代表作《恋爱中的女人》。“to gnaw at your bones”是一种转喻用法,用“啃人的骨头”这种方式代替“烦扰或折磨人”的结果。原文的表达形象生动,译文应保留这种转喻表达方式,同时,为了再现原文风格,在直译的基础上可采用增词法。译文如下:

丈夫:“嘿,我有责任去帮这些人解决困难。”

妻子:“你的责任就是把全世界的耗子都招来啃你那把老骨头。”

通过添加“你那把”三字,既保留和再现了原文的转喻,同时也能够加强语气,突出情感。又如:

The enemy soldiers put all to fire and sword.

原文包含着“工具代结果”的转喻,即用 fire and sword(放火和杀人)转指其造成的结果:毁灭和死亡。为了更准确地传递原文转喻表达的信息和语境含义,在直译的基础上也可以使用增词法。通过添加“穷凶极恶”一词,既能保留原文的转喻表达“放火杀人”,又能深刻揭露敌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译文如下:

敌军穷凶极恶,到处杀人放火。又如:

O for a beaker full of the warm South,  
Full of the true, the blushful Hippocrene.

该句出自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的《夜莺颂》, the warm South(英伦岛的南方)由于气候温暖盛产葡萄也盛产葡萄酒,属于地点转喻的用法,即用“英伦岛的南方”转指该处生产的“美味的葡萄酒”。这种转喻表达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空间。针对这种富有文化特色的转喻表达,忠实和准确的译文能够更好地传递文化信息,同时,为了清除译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注释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翻译方法,译文如下:

啊,满饮一口南方的美酒(the warm South: 英伦岛的南方,盛产葡萄酒,此处意为“美酒”)。

(二) 原文有转喻,译文转换为目的语的转喻方式

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不同的转喻表达却往往具有相同的所指和联想。源概念不同,转喻操作方式不同,而目标概念一致。翻译时,为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可采用转换转喻表达的方法,即把源语中的转喻译为能够引起译入语读者相同心理反应的不同转喻表达,其对应的翻译方法也以转译为主。例如:

Why should I quarrel with my bread and butter?

该例两处使用了转喻表达。其一, quarrel 是“具体代抽象”的转喻:“争吵,发生口角”转喻为抽象概念“与……过不去”,可译为“砸”。其二, bread and butter 使用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模式,即用“面包和黄油”代“生计,谋生之道”,可译为“饭碗(饭碗:容器转喻)”。quarrel with bread and butter 与汉语的“砸饭碗”都是较常使用的转喻,不同的转喻方式和喻体分别指代相同的内容,意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职业和权力”,因此,本句可以通过转换转喻表达进行意译,译文如下:

我为什么要砸自己的饭碗呢? 再如:

All the people rolled up their sleeves for battle, ready to win a brilliant victory.

英语 roll up sleeves(卷起袖子)与汉语的“摩拳擦掌”均为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起始事件代中心事件”的转喻,即用准备行动时的动作指代人们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的心情。与“卷起袖子”相比,“摩拳擦掌”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因此,此处翻译可进行转喻方式的转换,译文如下:

所有人都摩拳擦掌,准备打个漂亮仗。又如:

Their family had more money, more horses, more slaves than anyone else in the county, but the boys has less grammar than most of their poor neighbors.

原句中的 grammar(语法)是“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指代“文化知识”。汉语中没有这种转喻表达,但汉语中“具体代抽象”的转喻“肚里的墨水”与此处的 grammar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使用的源概念不同,但其目标概念一致,均可指代“文化知识”,对于汉语读者而言,前者具有更高的

接受度。因此,本句译文如下:

在全区范围内,他们家的钱财、马匹、奴隶都比别人家多,但是他们兄弟俩肚子里的墨水,少得也是无人能及。

### (三) 原文有转喻,译文舍弃转喻表达方式

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转喻用法上也有很多不对称的情况,目的语中经常缺乏与源语相对应的转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舍弃源语喻体,直接翻译其喻标含义,从而更加通顺地传递出源语句子的内容。例如:

A: Our company is in the red.

B: Let George do it!

译文如下:

甲:我们的公司在亏损。

乙:让别人想办法去吧。

in the red(财务报表上的亏损用红笔标出,是红字,所以叫赤字),该表达体现了转喻的凸显属性,即用凸显的颜色(red)转指具体的概念(亏损)。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一个不太喜欢动脑筋的人,每次遇到难题,总是说 Let George do it! 这个倒霉的 George 就是他的部长 Cardinal George。从此以后,Let George do it 就变成了“让别人去做(意指逃避责任)”的代名词。其中,George 的转喻操作过程为“具体(George)代模糊(别人)”。

以上两句使用意译法,舍弃原文的转喻表达使译文更加清晰简洁。再如:

— Yeah. You were born with a Cadillac in your mouth.

该例中的第二句是根据成语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 仿拟而成的,用具体的豪车(凯迪拉克)指代富足优裕的生活。如保留原文的转喻,译文拖沓冗长:你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辆凯迪拉克。这种翻译不利于目的语读者的准确理解,应舍弃该转喻喻体,意译为:

是的,你生于富贵人家。

译文舍弃源语中的转喻还存在于以下情况,即直译和保留原文的转喻会使译文抽象晦涩,不利于读者的理解,此时可使用意译法,舍弃原语言中的转喻而直接译出该转喻表达的目标概念即可。又如:

He didn't need any lessons at all when it comes to office politics.

在现代企业中,企业从业者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复杂纷繁,一些人力资源研究者戏称之为“办公室政治”。此处,“办公室政治(office politics)”为一个抽象概念,目的在于激活“办公室里的明争暗斗”这一具体的概念。该句采用意译法,可使译文更加清晰具体:

说到办公室里明争暗斗那一套,他可算是无师自通。

## 三、翻译转喻

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和识解方式,转喻有其重要的认知原则,其中,关联性和突显性是转喻最基本的认知属性。这种认知属性影响和构成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同时也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即为翻译转喻。

本部分主要探讨两种情况的翻译转喻:原文无转喻,译文转换为转喻表达;原文有转喻,译文无转喻。

### (一) 原文无转喻,译文转换为转喻表达

转喻表达虽然普遍,但也并非无处不在。如果原文没有使用转喻语言,在翻译时,也可借助译入语中一些形象生动的转喻表达再现源语概念。此时,译文和原文在概念上而不是在语言形式上形成了对应,这是翻译转喻的情况之一。例如: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will bring its economy in convergence with the global market.

译文:入世后,我国经济要与国际市场接轨。

Be in convergence with 是英语中的一个惯用语,意为“与……会合,聚集”。“接轨”一词为铁路工程语言,指将分开修筑的两段铁路的轨道连接起来,成为接轨,后转指把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连接起来。现代汉语中,“接轨”一词的引申义日益广泛,如今所说的接轨通常是指“与国际接轨”的简称,可译为“国际的标准化和统一化”。译文借助于转喻“接近”和“突显”的认知原则,巧妙地引入了汉语中的转喻表达“接轨”,形象生动而且贴近读者的认知风格和表述习惯。

转喻的认知还体现于两事物在某一认知框架内的相关性,倾向于用具体的事物指代相关联的抽象概念。以人的身体部位的词汇为例,具

体的某个身体部位的词汇,可以关联转指为其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施着多种重要的功能。手的突显特征可用来转喻为“手的功能或其所产生的结果”,或转指为相应的各项技能和本领。这种转喻表达在中英两种语言中都非常丰富。再如:

He is free with his money.

又如: If it worked once, it can work twice.

Be free with 意指“不吝啬、慷慨”。Work 意指“成功、奏效”。译文可以借助汉语中的与“手”相关的形象表达,创造性地构建源语与译文的认知对应关系。译文如下:

他花钱大手大脚。

一次得手,再次不愁。

大手大脚:最初意为人手大、脚大,现多转指为花钱或者使用东西不节俭。此处指代结果。

得手:顺利达到目的,取得成功。此处指代技能和本领。

同例如下:

那些人遇到麻烦了。我们应该帮忙。

译文: Those people are in trouble. We should go and give them a hand.

我最近很忙。

译文: I have my hands full recently.

总之,借助转喻的认知特征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可使译文生动鲜活,增强译语读者的阅读兴趣。

## (二) 原文无转喻,译文无转喻

鉴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完全的直译少之又少,大多数情况下需对源语言做适当的调整方能译出通顺的目的语。在翻译的常用方法中,词类转换、增词、省略等,原文和译文构成了概念层面上互相转指的转喻关系。其基本的翻译理据是一种转喻认知,也可视为翻译转喻的一种。下文将分别阐述。

由于语言之间的词汇用法、句子结构、语言逻辑等方面的不同,为了使译文既不失原意又符合语言表达自然流畅的要求,词类转换是经常采用的一种翻译方法。以动词为例。动词在汉语语言中占优势,在不需要任何关联词的情况下,一个句子中可允许多个动词连用。英语与此大为不同,除并列句之外的句子只能使用一个谓语动词。翻译时,英语中的很多词类都可以转换成汉语的动

词,从而使译文通顺、自然。例如:

No wonder the sight of it should send the memories of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of the old generation back many years ago.

译文:难怪很多老一辈的人见了这个会想起许多年前的往事。

再如:

He feels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win.

译文:他确信他们将取得胜利。

又如:

Away that little girl skimmed over the lawn, up the path, up the steps, across the veranda, and into the porch.

译文:那个小女孩蹦跳着穿过草地,跑上小路,跨上台阶,穿过阳台,进了门廊。

以上三例中的划线部分分别由名词、形容词和介词/副词转换为动词,译文的动词与原文的其他词类构成了一种转喻对应关系,突显了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使译文更加流畅通顺。转喻的突显属性是这种翻译的理据。

由于英汉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源语言的表达往往会省略某些句子成分,为了使译文通顺完整,翻译时需用增词法。但增词法不能“无中生有”,增词法的使用原则是添加“有其义而无其词”的部分,这涉及转喻的关联性原则。例如:

The very earth trembled as with the tramps of horses and murmur of angry men.

译文:连大地都震动了,仿佛万马奔腾,千夫怒吼。

再如:

The old woman was wrinkled and black, with scant gray hair.

译文:这位老妇人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头发灰白稀疏。

以上各例中分别添加了与原文相关联的数词和名词,译文和原文构成了“具体代模糊”的转喻关系,译文所指范畴缩小,概念表达更加清晰。

同理,省略翻译法也可构建原文和译文的转喻关系。例如:

He shrugged his shoulders, shook his head, cast up his eyes, but said nothing.

译文:他耸耸肩,摇摇头,两眼望天,一句话

不说。

He looked gloomy and troubled.

译文:他看上去有些忧愁不安。

以上两例分别省略了原文的代词、连词,译文和原文构成“模糊代具体”的转喻,表述更加简洁,符合译文表达习惯。

以上所探讨的以词类转换、增词和省略为代表的翻译方法,其方法的选择绝非任意杂乱,而是基于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认知差异和语言差异,其翻译方法都受转喻认知机制的制约,译文和原文构成了概念和宏观层面的转喻对应关系。

综上所述,转喻和翻译的关系不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更体现了一种认知关系的对应。不论是转喻翻译还是翻译转喻,译者都应灵活采用多种有效的翻译方法,或再现源语转喻,或转换为目的语转喻,或舍弃源语转喻,或创造性进行翻译,总之,应努力实现源语和目的语的最佳对应。

####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CROFT W.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4): 335—370.
- [3] LANGACKER R.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4): 29—40.
- [4] RADDEN G, KO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G]//PANTHER K, RADDEN 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21—43.
- [5] PANTHER K, THORNBURG L.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G]// PANTHER K, RADDEN 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333—336.
- [6] RUIZ DE MENDOZA F. The role of mapping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G]// BAD-DENA 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109—132.
- [7] RUIZ DE MENDOZA F, HERNANDEZ L. Cognitive operation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G]// PANTHER K, THORNBURG L.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23—49.
- [8] STEFANOWITSCH A.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indirect speech acts[G]// PANTHER K, THORNBURG L.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05—126.
- [9] 康旭平. 汉语借代和英语 Metonymy 的对比与翻译[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4): 109—112.
- [10] 韩启毅. 汉英借代辞格的理解及翻译[J]. 襄樊学院学报, 2000(1): 68—71.
- [11] 肖坤学. 试论词汇层面翻译的认知取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 46—49.
- [12] 肖坤学. 以认知理据分析为基础的转喻翻译[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6(8): 216—219.
- [13] 肖坤学. 识解解读: 翻译中原文理解的认知语言学视角[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1): 73—79.
- [14] 邓国栋. 转喻认知机制及其翻译策略探析[J].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75—77.
- [15] 谭业升. 转喻的图示——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6): 465—467.
- [16] 卢卫中. 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011(2): 64—67.
- [17] 邓 宇, 代礼胜. 从认知语义视角谈转喻翻译[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10): 27—30.
- [18] 吴淑琼. 概念转喻观照下的转喻翻译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3(1): 97—102.
- [19] 胡 丹, 曹佩升. 文化心理与转喻中文化义的翻译[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12): 122—125.
- [20] 李小川. 文化翻译中的转喻功能[J]. 外国语文, 2012(6): 98—102.
- [21] 唐祥金. 跨文化语境下的替代翻译及其转喻理据[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66—71.
- [22] 卢卫中, 王 帅, 秦洪武. 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转喻机制[J]. 中国翻译, 2014(6): 14—18.

(责任编辑 张向凤)

##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vs. Metonymic Translation

Guan Jialing, Hanm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is that of the metonymic expressions in source language, focusing on rhetorical correspondence, and hence is translation on the linguistic and microscopic level while metonymic translation doesn't care whether metonymy exists in source language or not, but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the cognitiv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gnitive theory of metonymy and is hence translation on a conceptual and macroscopic level. In practice, translators should not be troubl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and metonymic translation; instead, they should be flexible in keeping or ignoring metonymy so as to achieve the bes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rhetorical correspondence; metonymic translation; cognitive correspondence

(上接第 57 页)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Core Values of “Friendliness”

Wu Guich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zhou 233100, China)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great creati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not on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terests of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contains the core values of “friendliness”.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we must take the road of early rich people helping the poor become rich, which needs the guid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friendliness”.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friendliness; core values